

生活在虹桥新村

□黄郑周

1985年,单位分给我虹桥新村南首紧靠小河边的一个中套住房。那时河南一片农田,小河到围墙,杂草丛生,夏天楼道口蚊虫扑面,底楼住户门也不敢开,环境卫生很差。

1995年,为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改造不良环境,虹桥社区在我家东北边的两块4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进行了更新改造。路东的一棵数十米高的大松树四周围砌了大理石贴面的圆形坐台,内侧种上了绿草坪,坐台周围又铺了一圈卵石路。紧靠北边铺了一块水泥地坪,上面并排砌了三张乒乓球桌子,周边砌了几张水泥条凳。又组织各楼幢每家每户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熏蚊行动和清理杂草大扫除,楼幢前后绿树成荫。周边环境大有改观。

2003年,居委会在共建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又投资数万元,在路西的这块空地周围,种上了四季常绿的松柏树,中间用鹅卵石、碎片大理石、各种不同颜色瓷砖铺成小路,把整块场地分隔成几块小花圃,里边种上了各种不同的花树、草坪。小路边摆设了几张坐凳、靠椅。东侧南北两角摆设了两张大理石圆台桌和四张台凳。特别是小公园西侧,竖起了一对大小交错、洁白瓷砖贴面的水泥凉亭,在绿树丛中格外引人注目,为小公园增添了别样的风姿。同时,改造路东的那块简易运动场。把原来的水泥地和乒乓球桌敲掉,更换了由彩色大理石和几种不同颜色地砖铺成的地面、四周有爱心单位捐赠的单双杠、跑步机等运动器材,又配备了几张彩色铁木靠椅,成了整洁漂亮的运动场。

1987年,我家小河南开发建设虹桥南村住宅区。小区建成后,为方便虹桥南村居民上虹桥农贸市场,后架起了一座水泥桥方便市民通行。

1997年下半年,我们和虹桥南村间的简易路,向东至工农路扩建为虹桥路,与外环西路贯通,并开通了数条公交线路。由于居民区的不断扩大和行人车辆的不断增多,给我们小区带来了道路拥挤和停车难的弊端。为解决这一难题,虹桥街道和城管部门及时对菜市场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改造。在新村拆除了违章建筑,拓宽了道路,建起了100多个停车位,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2019年7月,对虹桥河底的污泥进行了彻底清理,河水清澈见底。小河里又建了两座临水平台,为绿树成荫的小河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新村道路拓宽了,河道清理了,环境更优美了,居民的心情也更开朗了,每天有许多居民在新村里跑步健身,大家对新村的环境赞不绝口。

特别是2021年,在旧城改造中,虹桥路扩建为全市样板路,该工程现已在扫尾阶段。虹桥路上的公交停车站点配置了美观大方的智能电子屏,快慢车道隔离棚简朴明朗,来往车辆在宽阔的道路上川流不息,绿树遮盖的人行道上,许多人在散步、聊天,悠然自得,又生机勃勃。

我退休后,早晨和一群老人在楼下的小游园运动场上打八段锦,上午到小公园树荫下的小圆桌上打牌、下棋,傍晚又和邻居在小区或虹桥路的人行道上散步。每天生活在这个绿色宜居的小区里,心情特别舒畅。



秋天的草原

殷芝浏

尤无曲和荣宝斋的翰墨缘

□尤灿

爷爷尤无曲和荣宝斋的渊源,要追溯到1941年。爷爷的老师陈半丁为爷爷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个展,向社会展示爷爷的艺术。开幕当天,请来齐白石、萧谦中、蒋兆和、王雪涛等北方画坛名家,齐白石老人对爷爷的画给予极高评价,并购买了最贵的画作《纤夫图》捧场。

中山公园的画展很成功,当时北京银行界、工商界都纷纷买或订爷爷的画。2017年,我在北京遇到沈厚鋆老人,据他回忆,画展第二天,他母亲李鸣竹随当时北师大校长及篆刻家寿石工夫妇,闻讯去观看尤无曲画展,他母亲当场订购爷爷的山水画《竹溪消夏图》,此画后来一直挂在沈厚鋆房间里。沈厚鋆十几岁时,一度身体不好,卧床不起,就天天躺在床上看这幅画,前后有几年时间。这幅画后来成了沈厚鋆的镇宅之物,一直挂在他家进门的玄关上。

展览结束后,荣宝斋开始挂售爷爷的画作。去年荣宝斋画廊第四期库存名家名作的展卖会,有幅陈半丁题款、尤无曲画的山水画作品,就是当年留下来的库存。

爷爷尤无曲北平画展后离开北京,回上海娶了大收藏家严惠宇的外甥女李昌珮。本想结婚后,回北京继续追随陈半丁,因李昌珮身体不好,未能成行。荣宝斋方面对爷爷寄予厚望,希望爷爷找有名望的人写润例,这样卖画的效果会更好些。陈半丁出面请齐白石写了润例,全文如下:

手机与人类

□汤凯燕

早间匆忙,将手机遗落家中,那半日,忽多出许多碎片时间的空白,无所寄托,内心惶惶,如失手足。

待取回手机,握住的一瞬,仿佛攥住了稻草,心宽慰地叹息,舒展,焦虑与不安尽释而去。

急急点开微信,并无人联络我,朋友圈也无有用信息,社会热点与我相关又不相关。没有手机的半日,生活按自然逻辑运转,并未错失什么。

聚会,热烈交谈间隙,大家时不时低头,按下指印,打开锁屏,刷两

南通尤君无曲,吾友半丁陈先生弟子也。工画山水,下笔苍劲,有明人风,又擅金石,取汉印为归依。近以求索者众,不暇应接,深恐顾此失彼,有辜雅意,爰为代订润例如左:条幅三尺:贰佰元,整张:视条幅加倍,四尺:贰佰捌拾元,扇面册页:壹佰贰拾元,五尺:四佰元,手卷:视扇册加二成,六尺:五佰元,刻印:每字伍拾元,癸未中秋齐白石。

齐白石润例写好寄到上海,爷爷收到润例时,新婚妻子李昌珮已突发心脏病去世。因岳父李剑池不在上海,李家没有成年男丁,爷爷留在李家照料,未能北上回京。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润例的书,书中收录书画家润例3000多份,而齐白石写的润例,就只有为爷爷尤无曲写的这份,可见这份润例弥足珍贵,也可见荣宝斋在其间起的推动作用。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到20世纪90年代,爷爷尤无曲已90高龄,他在南通待了近50年。1941年北平画展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爷爷的艺术经几十年的沉潜磨砺,古稀变法,达到极高的境界,但因和外界缺少交流,画坛已淡忘了爷爷。北京有个人没有忘记尤无曲,他是陈半丁的十子陈燕龙,经辗转打听,终于联系上爷爷,托人送来一封信。收到他的来信后,我准备了一套爷爷册页的照片,爷爷挑了一幅满意的作品,一起寄给了他。

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朱京生,在陈燕龙家采访时看到这批照

片,写信到南通联系爷爷。1999年9月,我带着爷爷作品的影集进京,在北京我最早见到的是朱京生,他陪我去了北总布胡同32号的荣宝斋杂志社。

最早见到荣宝斋杂志社的徐鼎一和樊怡,又去人民美术出版社,见了时任总编程大利。大利先生看了爷爷的作品集非常认可,叫来时任荣宝斋杂志主编董雨萍,向他推荐爷爷的艺术。董雨萍看了爷爷的作品集,让我回去准备爷爷代表作的反转片,拟在刚创刊的《荣宝斋》杂志上重点介绍,我也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后因一些原因,这事耽搁了许多年。

但和荣宝斋杂志社的联系一直未断。2001年8月,中国艺术博览会在北京举办,荣宝斋杂志社组织“传统魅力主题展”,邀请爷爷的画作参展,亮相艺博会,向社会推介爷爷的艺术。当时的展览很轰动,展示爷爷画作的空间虽只有9平方米,但引起美术界圈内人士的关注与推崇,与会参观画展的有郎绍君、陈绶祥、卢沉、朱振庚、郭晓川、朱京生、梅墨生、唐辉、党国、徐鼎一、周祥林、朱永灵、张智重、丁建飞等。《荣宝斋》杂志发表爷爷《笔墨水融——我的艺术观》一文,并刊登作品16幅。“笔墨水融”论,既是爷爷一生的艺术感悟和实践总结,也是爷爷对中国画发展的推动和贡献,这篇开创21世纪新水墨时代的文章,在《荣宝斋》杂志首发是荣宝斋对中国画发展的贡献。

心窗
片羽

情漠然、疏离,犹如被摄了魂魄。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鬼怪扮成美丽女子,勾引人,使痴迷,吸取精血,人一日日枯萎。网络由人创造,依靠人的智慧与创造力成长。它渐渐生成自我意识,是贪得无厌的饕餮巨兽,用声、光、色将人攫住,使人沦为它的食物与奴仆,甘愿受它摆布。

此刻,我双手持手机,两拇指灵活地在屏幕打字,控诉手机对人类生活的控制。手机并不反驳,它将我的所思所想收入,它张着巨大的口微笑地吞入我们所有。